

農政全書



農 政 全 書

上 冊

徐 光 啓 著

中 華 書 局

農 政 全 書

下 冊

徐 光 啓 著

中 華 書 局

農政全書

(全二冊)

徐光啓著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57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92 紙1/32·45 印張·8 插頁·792,000字

1956年12月第1版

1956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定價：遠林紙本(9)8.90元 印數：1—250

定價：報紙本(9)6.40元 印數：1—2,050

統一書號：16018.9 56.12, 混型

原序

班史藝文志。列農書爲諸家之一。後世因之。隋唐所收。僅十有九家。宋中興書演至六十四家。鄭漁仲博精載籍。其所裒乃僅得十二部四十七卷。內最著者。如漢議郎汜勝之書三卷。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十卷。又有李淳風續賈書若干卷。李書當時已湮沒。而賈氏所傳。在宋遂爲祕本。非勸農使者不得受賜。民間傳寫紙陋。特贗本耳。而賈元道農經。王珉要術及何亮本書。流行最廣。下迨禾譜。耕織圖。併花木竹藥諸譜。各隨好事之手。以闢新領異。合之則皆農家言也。今爲末作奇巧者。一日作而五日食。農夫終歲之作。不足以自食也。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。則田荒國貧之患。誰實受之。故凡農者。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。語亦有之。農之氣。杲乎如登於天。杳乎如入於淵。淖乎如在於海。卒乎如在於己。是故此氣也。不可止以力。而可安以德。不可呼以聲。而可迎以音。非舉八政四術之要。以安集而招徠之。則民腹嘗餒。民情嘗迫。而尙可諭以仁義。懾以刑威乎。且人所以惡雀鼠者。謂其有攘竊之行。雀鼠所以疑人者。謂其懷盜賊之心。上以食而辱下。下以食而欺上。上不得不惡下。下不得不欺上。各有所切也。則何不舉其平日所切。而豫爲訓之戒之。且圖之策之。是以無逸首陳艱難。而王制急先儲蓄。思文率育。則上配昊穹。分地用天。則敦立人極。下至霸國之佐。盡

力之教。莫不辨穰墾沙碛之形。討蚰蛆狼穗之實。故曰。智如禹湯。不如嘗耕。聖如宣尼。不如農圃。夫有所用之也。國家當經綸之始。首重民事。以農桑責諸郡邑。以屯種責之衛所。合文武氓兵而總囿於滋源固本之內。此王業所由寔昌也。高皇帝有志復井田之舊。其於驗丁限畝。酌古準今。既嚴禁拋荒。又深惡侵占。而於郡國水利。設有專官。誠見陂塘池堰。無可蓄之利。則溝遂疆理。無可劃之防。水利不興。而欲挈農政之要領。此必不得之術也。江南千古稱爲樂國。不第廣川大澤。畫斷戎馬。卽有鯨鯢封豕。無所縱其馳驅。至於物產所宜。稅賦所出。地無不耕之土。而農無不貢之毛。假令惠綏拊循。利濟率作。猶可息其疲輟。而責以重擔。今如病疴之人。日行百里。巾箱囊篋。喘汗臨深。而猶鞭叱。不令稍止。噫。亦危矣。余前刻有水利全書。所謂急則治標。因病立劑者。今又得徐少保農政全帙。所謂緩則治本。懸方救病者也。雲間陳臥子以彌綸巨手。羽翼經術。博綜羣雅。而尤留心於經濟之書。是帙則其手加闡潤。提要鉤玄。農扈之言。纖悉備具。余同年方君守松。扶衰起敝。治以驗方。欲公之同志。謀梓之於余。余讀之而輒然喜。僭爲敍數言以付剞劂氏。典型具在。亦唯漁陽蒲亭愛民之長。實實舉行之耳。豈僅列籤插軸。誇爲百家之一而已哉。

明崇禎己卯歲仲秋。欽差總理糧儲。提督軍務。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

張國維。書於蘇署之待日堂。

平天下章。言人言土言農也。生衆四句。其孔夫子之農書乎。得乎邱民而爲天子。邱民農也。不違農時章。易其田疇章。其孟夫子之農書乎。周禮及漢唐宋諸儒所著論。煩簡不一。其兩夫子農書之疏解乎。農者。王業之根本也。爲天子之命吏。而農書未之讀。惡在其爲愛養元元也。卽所爲讀大學讀孟子者安在也。亦知今之農。視昔有間乎。國初人民稀少。又無處不屯。所以穀值恆平。上下饒樂。今生齒且百倍矣。地日以蕪。夫日以遊。而亦止仰食於農。金賤穀貴。舉火之家。日兼三日之用。閭左安得不貧。度支安得不匱。而且今日議生。生則取之農耳。明日議節。節究亦取之農耳。加權稅。加捐助。究亦加之農耳。豳風陳詩。使人主知稼穡艱難。而詎知今日之農。更有此不可計數之艱難也哉。以天下之大。時事之棘。一農夫支撐之。忍弗與之究心農書也。間從臥子先生處得徐文定公所輯數十卷。自夫溝封景候器物。皆可伸指知寸。舒掌知尺。旣悉其事。復列其圖。農之爲道。凡旣備矣。蠶桑以勤女紅。六畜以供祭祀羞耆老。皆農之所有事也。故次之。水毀木饑火旱。天行何常。故常平社倉之制。蹲鴟蒲蛤之屬。以備荒政終焉。公昔嘗小試之三輔。現有成績。倣而準之。

庶幾天下無石田。穰凶無艱食。斯亦上下兩利之道也已。是以大中丞張公。保釐南土。適見此書。大加會賞。亟命梓之。所以率羣吏。以惠黔首。奉承明天子德意。至渥也。予不佞。亦得遵弘訓而觀成事焉。嗟乎。治亂無象。農之獲安於農與否。是卽其象。彼罹虜羅寇者。以死亡轉徙失先疇而不獲安。幸而免此。又以剿餉練餉。急罹虜羅寇者之患。而岌岌乎不獲安。愛養元元者。其務所以安之哉。

明松江府知府襄西方岳貢題於雲間公署。

當神廟時。海上徐文定公。以命世大儒。讀書中祕。抒其天人之學。治安之才。受知宸眷。因從金馬玉堂。旁領振旅芟舍之司。卓著嘉猷。至今上。遂晉翼青宮。論思齏禁。天下人士咸想望以爲姚宋韓范于今再見。憲雖生晚。仰止久矣。及承乏而入公之里。不意典型云邈。僅得瞻拜廡下。恭遇聖天子悼念重臣。遣官爲築神道。循故事建坊。邑吏幸得爲元老襄事。諸簡役庀工。繕修唯謹。因獲識嗣君安友翁。暨諸孫五文學。咸繼序思不忘。竊意手澤昭垂。當有奏對語錄。傳之通都大邑。俾章不朽。私心直寤寐不釋焉。茲糜之氏以大中丞張公郡大尊方公。梓公平日所著農政全書相示。余手讀竟。益欽公之經國。務大體。重本計。直上符有

郇氏之立我烝民也。墾治邁金城之方略。占候宛玉燭之變調。水利救荒。直挽神化功用。蠶桑樹畜。弘挈衣食源流。將使游惰輩知淬胼胝而趨事矣。末作輩知謝奇贏而轉緣南畝矣。屯興而溝塍列。家給而牛犢佩。又何戎馬之敢牧。而潢池之生心哉。公所以安國家而厚生者。其大端已見於是書。宜乎臥子先生心公之心。覆較而詳爲衷次。令天下人士因得見公之心。較昔姚宋韓范。繇互尤稱遠大。何者。謀斷經略。功在一時。立我烝民。功在萬世。惟萬世之功。當食萬世之報。今安友翁璞玉渾金。清慎一節。而靡之諸君俱昂然龍鳳。不減忠彥諸公子。行見天下鼓腹而樂十千之耦。且加額而祝畢萬之大。

明崇禎己卯長至日上海縣知縣廬陵王大憲頓首拜書。

予生也晚。猶獲侍先師徐文定公。著歲辛未之季春也。公時以春官尙書守詹。次當讀卷。亟賞予廷對一策。予因得以謁公京邸。公進予而前。勉以讀書經世大義。若謂孺子可教者。予退而矢感。早夜惕勵。聞公方究泰西曆學。予邀同年徐退谷往問所疑。見公掃室端坐。下筆不休。室廣僅丈。一榻無帷。則公臥起處也。公初筮仕入館職。卽身任天下。講求治道。博極羣書。要諸體用。詩賦書法。素所善也。既謂雕蟲不足學。悉屏不爲。專以神明治曆律兵

農。窮天人指趣。堯典敬授。洪範厚生。古今大業。莫有先也。文曰孫臏之旋之。嘗言公精默好學。冬不爐。夏不扇。予在長安。親見公推算緯度。味爽細書。迄夜半乃罷。登政府日。惟一老班役衣短後衣。應門出入傳語。易簣旅舍。囊中不盈十金。古來執政大臣。廉仁博雅。鮮公之比。趙孟公孫。寧足道哉。農政全書。公經綸之一種。張大中丞與方郡伯兩公。篤念民生。屬陳臥子進士編次廣傳。刻竟。予得卒讀。益歎吾師命指深遠。周天際地也。農家者流。出自稷官。班史記之。其後種樹試穀。育蠶養魚。耕牛之經。花竹之譜。人各有書。然碎布民間。事不相攝。耕奴織婢。號爲小道。雅人墨士。或諱而不言。若總自王朝。編於太府。采明農之衆篇。勒一代之大典。上探井田。下殫荒政。鳧苾可食。螽螟不憂。率天下而豐衣食。絕饑寒。使盜賊屏息。禮樂盛興。非至治乎。卽名卿大儒亦何庸邱蓋也。公察地理。辨物宜。考之載記。訪之土人。輜軒穰穰。盡列筆削。汜崔賈韓。方此蔑如。揆厥制作。其豳風之嗟農夫。無逸之知小人乎。公爲諸生時。有田數弓。弗不治。稍施疏鑿功。植柳其地。歲獲薪燒。利反倍於租入。因悟世無棄土。人病坐食。李悝之法。至今可行。後官翰林。適議拯遼患。屯田津門。功半被沮。豈真東屯之效。反難於沮洳三百步哉。言易而行難。獨成而衆敗。事無大小。顧所任者何如耳。卽今幅員。關陝襄鄧。許雒齊魯。與夫朔方

五原。雲代遼西。其地可耕。等於東南。設做耕植。導水利。近給京師。大省輓輸。何所不贍。而空以委盜。害莫鉅焉。公書不尙奇華。言期可用。使早究其業。塞下民實。五穀土價。非虛談也。遲之七十之年。始登鼎軸。復不久愆遺。子所爲抱書而泣也。公一子五孫。皆當代賢傑。推廣先志。尤兢兢八政云。

婁東門人張溥西銘謹序。

⊖ 平作閩。照點曙改。

凡例

古之聖人。疇不重農政哉。垂於詩書者彰彰也。然其文煩。其旨約。故經典之言。著其尤要者。以明所始。

漢書藝文志載。農家者流。其書多不傳。今所採全篇者。惟管子呂覽。其單辭雜說。諸子百家皆有之。如汜勝之之流最多。然散見於諸書。不備論。後之彙其全者。則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也。宋元以後爲農書者。孟祺。苗好謙。暢師文。王禎之流也。國朝爲種藝之書者。俞貞木。黃省曾之屬也。外若馮應京月令廣義。雖紀歲時。李時珍本草綱目。雖爲醫藥。而取材甚博。故多採擇焉。

夫金銀錢幣。所以衡財也。而不可爲財。方今之患。在於日求金錢而不勤五穀。宜其貧也益甚。此不識本末之故也。二祖列宗。明農知依。著於功令者煌煌。而莫詳於馮慕岡先生重農考。故全載之。

井田之制。不可行於今。然川遂溝澮。則萬古不易也。今西北之多荒蕪者。患正坐此。故玄扈先生作井田考。著古制以明今用。

內則關陝襄鄧許洛齊魯。外則朔方五原雲代遼西。皆耕地也。棄而蕪之。專仰輸輓。國何得

不重困。與語開墾播植之事。則疑駭而弗信。不知古者列國之時。何以自立。豈皆倚糴於鄰境耶。國家設官。多兼領營田屯田之職。撫道皆載勅書。今則掛壁耳。然愚以爲當專責之賢守令。古之修厥績者。史不勝書。今列林侍御諸葛令及玄扈先生之論。以其近而切也。

管子曰。不知四時。乃失治國之基。不知五穀之故。國家乃路。夫氣序占測。豈必季冬所頒。疇人所習哉。農師耕父能言之矣。故載其易通而驗者。

水利者。農之本也。無水則無田矣。水利莫急於西北。以其久廢也。西北莫先於京東。以其事易興而近於郊畿也。其議始於元虞集。而徐孺東先生潞水客談備矣。玄扈先生嘗試於天津。三年大獲其利。會有尼之者而止。此已然之成效也。謀國者其舉而措之。

或曰。鄭國於關中。史起於鄴。李冰於蜀。召信臣於南陽。宇內之可興水利者多矣。何獨於京東。曰。曷能盡哉。此可類推也。因時勢。察土宜。弗棄利。弗鑿空。是在良有司耳。

東南水利。莫重於震澤三江。張大中丞三吳水利全書詳矣。茲其大略焉。附以越東滇南。則溪澗陂池之制可推也。

灌溉之有圖也。江河溪澗塘濬井樞之異其用焉。利用之有圖也。因勢制器。各極巧焉。是不可以言詳也。雖機而樸矣。奚必抱甕而搯搯哉。

泰西之學。輸墨遜其巧矣。水法數卷。採其有裨於農者。其文則駸駸乎攷工之亞哉。豈曰禮失而求諸夷。易曰。耒耨之利。以教天下。蓋取諸益。後世代以增制。其用日備。夫耕耘之物。刈穫之具。田夫野稚能辨之。而薦紳大夫有見而不能名者矣。故據王禎所圖。稍刪其繁。使覽之者惕然稼穡之艱難焉。然禎元之魯人也。或有北拙而南巧。古繁而今簡者。未敢妄增。以俟博雅。

穀以百者。所以別地宜防水旱也。今北多黍稷。南僅秣稻。乖備種之義矣。

蔬菰所以助饗飧。禦凶饑也。五果所以備籩豆。輔時氣也。故次百穀。

夫一女不織。必有受其寒者。樹牆下以桑。周制也。民田五畝。栽桑半畝。高皇帝令甲也。

今栽桑最盛者。惟稱湖園。欲以供天下之織。安得不空籽軸乎。蠶事載圖者。欲廣其事。且使內子命婦之屬。皆知勤於其業也。

古之爲布。麻苧之屬耳。皆疏薄不堪禦寒。今之木棉。其用溥矣。尤莫盛於吾鄉。其所以供重賦執煩役者。率賴於此。故玄扈先生所著農遺雜疏首詳之。今竝採焉。

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。二曰園圃毓草木。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。蓋或勤樹藝之功。或收自然之利。百姓之所給也。工師之所化也。器用物采之所自出也。安可以忽諸。

畜牧者。大以修兵農而極富強。小以養老疾而備謙享。帝舜有益之命。魯頌有駟之篇。周禮有圉人較人之屬。是可見也。下至蟲魚。苟利資用。靡弗及焉。

製造食物器用者。齊民要術所記也。採其切於農事者一卷。其濃臃而淫奇者。雖典如內則。侈如食經。巧於工垂。神於歐冶。非野人之所知也。

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。其說詳矣。以愚計之。預頭爲上。有備爲中。賑濟爲下。預頭者。濬河築堤。寬民力。祛民害也。有備者。尙蓄積。禁奢侈。設常平。通商賈也。賑濟者。給米煮糜。計戶而救之。苟非綜密有法。不煩不遺。民之死者過半矣。此編凡本朝詔令。前賢經畫。條目詳貫。所以重民命而遏亂萌也。

饑饉之歲。凡木葉草實。皆可以濟農。民之能通其性味。辨其形質者鮮矣。周藩憲王有救荒本草一書。既著其說。復圖其狀。仁哉其用心乎。但所載皆河洛秦晉之產。南方草木。多所未備。後之君子。其以所知而補焉。

徐文定公忠亮匪躬之節。開物成務之姿。海內具瞻久矣。其生平所學。博究天人。而皆主於實用。至於農事尤所用心。蓋以爲生民率育之源。國家富強之本。故嘗躬執耒耜之器。親嘗草木之味。隨時採集。兼之訪問。綴而成書。往公以大宗伯掌詹。子龍謁之都下。問當世之

務。時秦盜初起。公曰。自今以往。國所患者貧。而盜未易平也。中原之民。不耕久矣。不耕之民。易與爲非。難與爲善。因言所緝農書。若己不能行其言。當俟之知者。後三年。公薨。又二年。子龍於公次孫爾爵得農書而錄焉。偶以呈大中丞張公。公以爲經國之書也。亟以示郡大夫方公。公亦大喜。共謀梓之。嗚呼。食爲民天。雖百世不易也。有輔世之責者。豈徒託諸空言而已哉。

文定所集。雜採衆家。兼出獨見。有得卽書。非有條貫。故有略而未詳者。有重複而未及刪定者。初中丞公屬子龍以潤飾也。自愧不敏。則以友人謝茂才廷禎。張茂才密。皆博雅多識。使任旁搜覆較之役。而子龍總其大端。遂燦然成書矣。大約刪者十之三。增者十之二。其評點俱仍舊觀。恐有深意。不敢臆易也。中丞公與大夫公所以闡揚前哲。加惠元元之意。庶幾無負乎。外若相與商榷者。李孝廉待問。徐太學孚遠。宋孝廉徵璧。徐太學鳳彩也。較訂者。文定之甥陳貢士于階。暨其長嗣廕君驥。諸孫爾覺爾爵爾斗爾默爾路也。華亭陳子龍漫記。

校勘凡例

一、現在農政全書有左列六種版本：

(1)平露堂本（簡稱平） 明崇禎己卯（1639）張國維方岳貢刊。這是現有各種版本的祖本。
(2)貴州本（簡稱黔） 清道光丁酉（1837）貴州糧署刊。根據平本而稍有修改，並將作者爲了重視而加在句旁的密點密圈亦刪去。

(3)曙海樓本（簡稱曙） 清道光癸卯（1843）上海王壽康刊。根據平本而稍有修改，但和黔本不同，似乎比黔本好些。

(4)山東本（簡稱魯） 清同治甲戌（1874）山東書局根據黔本重刊。偶而有修改處，大體同曙本。

(5)石印本 清宣統元年（1909）上海求學齋根據曙本石印。

(6)萬有文庫本 一九三〇年商務印書館用魯本剪貼影印。

二、此次校勘重印，主要依照平本。遇有平本顯然錯誤，而黔本或曙本的修改較勝的，則依照黔本或曙本改正。並在所改正的字下或句下，註明校記號碼，號碼以每卷爲起訖。校記則排印在每卷之後，採用簡單語句。例如本書第二四六面第十三行中，平本作「畝澮之